



Distr.: General
21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2021年7月1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二十八次报告。该报告按照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特里内·黑梅尔巴克(签名)



[原件：英文]

2021年6月25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次报告最迟在2017年12月31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二十八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368(2017)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八次报告

摘要

2021 年上半年,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构成的威胁在性质和来源上具有广泛的连续性, 同时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威胁加剧的现象, 西非和东非部分地区尤其如此, 两个组织的附属团体都夸耀自己在那里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受其威胁的领土面积扩大, 在筹资和武器方面的能力、例如使用无人机的能力不断增强。欧洲和其他非冲突地区的情况则形成鲜明对比: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导致的封锁减缓了人员流动和聚集, 但同时增加了网上激进化的风险。

在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冲突区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该团体已经演变成一个顽固的叛乱团体, 它利用当地安全方面的弱点寻找安全港, 并针对参与反伊黎伊斯兰国行动的部队发动袭击。2021 年 1 月和 4 月在巴格达发生的袭击事件突显了该团体的韧性, 尽管伊拉克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反恐压力。与基地组织结盟的团体继续掌控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的伊德利卜地区, 那里的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超过 10 000 人。尽管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该地区转移到其他冲突区的情况有限, 但会员国担心, 如果其他地区、特别是阿富汗的环境变得更有利于伊黎伊斯兰国或与基地组织结盟的团体, 则很有可能出现这种转移。

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 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附属团体继续活动,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失去了主要领导人, 并受到安全部队的持续压力。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现况不明。几个会员国评估认为, 如果他还活着, 也是年老多病, 这使得基地组织的领导层面临严峻挑战。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流离失所者设施内居民的状况依然很糟糕, 人们一直对那里的激进化程度及其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感到担忧。遣返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家属仍然是国际社会迟迟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据评估, 伊黎伊斯兰国可随时动用的资金已从数亿美元减少到目前的 2 500 万到 5 000 万美元, 但该团体仍然拥有大量资源。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和邻国的恐怖主义融资协助者继续活动, 尽管国际社会努力通过制裁压力发现并铲除他们的活动。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5
二. 区域动态	6
A. 非洲	6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10
C. 阿拉伯半岛	13
D. 欧洲	13
E. 亚洲	14
三. 影响评估	17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17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19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19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21
A. 旅行禁令	21
B. 资产冻结	21
C. 武器禁运	21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22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来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¹ 和基地组织(QDe.004)的威胁延续了 2020 年的特点。这两个团体继续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疫情给他们的敌人造成的伤害幸灾乐祸，但却拿不出更具说服力的叙事。尽管伊黎伊斯兰国曾考虑将病毒武器化，但会员国还没有发现实施这一想法的具体计划。疫情继续对恐怖主义活动产生影响，尤其是在非冲突地区，由于在旅行、会面、筹资和确定可行目标方面受到限制，那些地区的威胁仍然受到人为压制。2021 年初，许多地区实施的封锁比 2020 年更加全面。恐怖分子可能已经策划在放松限制后在不同地点实施袭击。不过，在冲突地区，威胁已经增加，因为疫情对负责应对疫情和保护人员安全的合法当局的影响比对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的影响更大，后者可以自己决定他们准备承受多大的风险。

2.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核心冲突区的高级成员继续流失。其领导人阿米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穆拉(QDi.426)仍然不愿与支持者直接沟通。伊黎伊斯兰国对其各省的指挥和控制已经松动，尽管它仍在提供指导和一些财政支持方面发挥作用。向各省下放权力的做法仍在继续，该团体正在逐步充实其区域结构，如在西非和萨赫勒、东非和中部非洲、阿富汗和南亚的区域结构。会员国判断，这一演变能否成功将是伊黎伊斯兰国未来全球影响范围的重要决定因素。不过，他们也指出，伊黎伊斯兰国从根本上来讲是伊拉克和叙利亚性质的组织，并评估认为，在阻碍两国实现稳定和复苏的政治困局的鼓舞下，该团体将继续优先在其核心地区巩固力量，谋求复兴。

3. 基地组织遭受了更严重的领导层流失，使其实现接班的能力受到质疑。会员国评估认为，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还活着，但身体状况不佳。基地组织试图在 2021 年 3 月对缅甸发出威胁的一段视频中让他露面，但当中使用的是过时的镜头，这只会使有关他衰弱或死亡的传言更甚。会员国报告说，他的可能继任者是穆罕默德·萨拉哈丁·阿卜杜勒哈利姆·齐丹(别名 Sayf-Al Adl—QDi.001)，目前居住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使基地组织领导层的继任计划变得复杂。根据 2020 年 2 月《美利坚合众国与塔利班推动阿富汗实现和平协定》，塔利班承诺遏制任何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目前还不清楚 Sayf-Al Adl 是否能够前往阿富汗担任基地组织领导人一职。一些会员国指出，他曾在非洲生活和开展行动，评估认为他可能会选择以那里为基地。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动态是，非洲成为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区域，根据第 1267(1999)号决议指认的团体在非洲造成的伤亡人数最多。伊黎伊斯兰国(其中部非洲和西非省)和基地组织(在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区)最成功的几个附属团体都在非洲大陆，他们在那里传播其影响力、扩展其活动，包括跨越国界开展行动。具体实例包括从马里扩展至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尼日尔和塞内加尔，从尼日利亚侵入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从索马里侵入肯尼亚，从莫桑比克

¹ 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侵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些情况都令人担忧。2021 年初最令人不安的事件之一是莫桑比克北部德尔加杜角省的安全局势恶化，当地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团体袭击并短暂控制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边境附近的一个战略港口，然后带着战利品撤离，为将来对该地区发动袭击做准备。

5. 会员国预计可使全球威胁情况复杂化的主要变数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哈里发国”的遗留人员，特别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伊黎伊斯兰国其他战斗人员和活动分子，以及滞留在核心区的家属。这方面最令人关切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地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拘留设施。从反恐的角度来看，拖延处理不属于起诉对象的营地内居民以及他们的恢复和重返社会，有可能使他们变得激进，使顽固的极端分子人数增多，进而可能使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任何后续团体的未来威胁倍增。

二. 区域动态

A. 非洲

北非

6. 在摩洛哥，来自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威胁越来越大。2021 年 4 月，在美国和摩洛哥联合开展的一次行动中瓦解了一个行动小组。小组成员原本计划在萨赫勒地区加入伊黎伊斯兰国，但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指示他们袭击东部边境的摩洛哥军队和在乌季达的警察总部。6 月 1 日，在 Missouri 和 Taza 的另外两名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被捕，其中一人是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回返者。共有 1 654 名摩洛哥人在冲突地区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据信 700 人已死亡，241 人仍被拘留，269 人返回了摩洛哥。

7. 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在马格里布地区的力量有限，其支持者只是受到鼓舞，而没有被指示以伊黎伊斯兰国的名义行动。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因其南部边境马里和尼日尔的不稳定而受到危害。大约 700 名阿尔及利亚国民在冲突地区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约 140 人(包括 95 名双重国籍者)仍然在国外活动；据报 445 人处于非活跃状态，其中 240 人已死亡。仍有回返者从南方渗入的风险。1 月，阿尔及利亚伊黎伊斯兰国附属团体阿尔及利亚哈里发国战士(QDe.151)的领导人 Hassan Naamoudi 与其他四名高级人物在阿尔及尔西部地区被打死。

8. 突尼斯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奥克巴战士营最近失去了五名高级成员，削弱了其能力，迫使其进一步转入地下活动。1 月 6 日，当局逮捕了 Hamza bin Hussein bin Hamida al-Nawali(别名 Abu Ubaida, 未列名)，他曾于 2012 年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阿勒颇的 Safirah 地区加入了沙姆解放组织，² 后于 2014 年返回突尼斯。由于奥克巴战士营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是阿尔及利亚国民，该团体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阿尔及利亚分支关系密切。

² 列名为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

9. 在利比亚，6名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包括在黎波里的两名成员，最近被民族团结政府反恐工作队逮捕。该小组成员和其他伊黎伊斯兰国成员从利比亚南部逃到沿海城镇，包括 Harat al-Zawiyah、米苏拉塔、盖拉布利堡和的黎波里。此外，一个会员国报告说，4月底，有200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前往萨赫勒地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利比亚省(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QDe.165)失去了所有高级成员，在该国的势力大大减弱。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组织向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提供了由回返者运送的资金。

10.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利比亚分支已成为基地组织在马里的附属团体的后勤平台，西南部的费赞地区仍然是向其他团体供应物资的战略十字路口。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北非的附属团体彼此孤立，该组织的优先重点似乎是保证“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取得成功。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利比亚的衰落与该国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吸引力形成鲜明对比。

11. 在埃及，尽管持续施加军事压力，但2014年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耶路撒冷支持者”被评估认为具有韧性，其有800至1200名战斗人员。3月，“耶路撒冷支持者”领导人 Salim al-Hamadin 在拉法南部的一次安全行动中被打死。据信他是2017年11月袭击 Al-Rawda 清真寺的责任人之一。

西非

12. 据报，2021年5月，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QDe.138)领导人阿布巴卡尔·穆罕默德·谢卡乌(QDi.322)在“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发动的一次袭击中死亡，使“博科圣地”的势力大大减弱。一些会员国认为，谢卡乌可能已经逃离桑比萨森林，Ba Koura(未列名)与剩余的“博科圣地”战斗人员发起反击。尽管如此，“博科圣地”面临着来自渗透者和叛逃者发动的这场进攻的巨大压力。据评估，该组织的损失可能会使“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实力增强，它目前在乍得湖流域有3000至5000名战斗人员，预计将寻求把行动区域扩大到尼日利亚迈杜古里。据报，在谢卡乌的基地遭到袭击之前，Abu Musab al-Barnawi(未列名)被重新确定为“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领导人。“伊斯兰国西非省”在2月至5月期间对城镇和军营发动了多次袭击，向尼日利亚安全部队发起挑战，同时对抗“博科圣地”。在尼日尔边境的迪法地区，“伊斯兰国西非省”指挥官 Abba Gana(未列名)专门针对外国利益发动袭击。

13. 据报，5月24日马里发生政变，突显了该国的政治不稳定。“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巩固了其影响力，越来越多地扩展至人口稠密地区，并与当地行为者接触。社区领导人如果想保护平民免受暴力侵害，就不得不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附属团体对话，3月份传统的多佐猎人与尼奥诺省周围一带的马西纳解放阵线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就是例证。“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领导层继续拥护基地组织的全球目标。该组织作出各种努力，吸引图阿雷格人、阿拉伯人、富拉尼人甚至班巴拉人社区，这似乎都是在基地组织核心的支持和希丁委员会的指导下控制大片领土的一种策略。希丁委员会成立于2015年，目的是促进与基地组织地区分支的行动和资金联系。“伊斯兰国西非省”在乍得湖流域采取了类似做法，也受益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支持。

14.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宗教委员会埃米尔 Abdelmalek ould Sidi Mokhtar(未列名)宣布阿卜杜勒-马利克·德鲁克德(QDi.232)的继任者为 Abu Ubaydah Yusuf al-Anabi(又名 Yazid Mebrak)(QDi.389)。继任决定遵循严格的程序，基于推荐、选举和基地组织领导层的批准，之后正式任命。该团体为失去最高级别指挥官制定了应急计划，以确保行动的连续性。Al-Anabi 有战斗、管理、通信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网络方面的经验。几个会员国报告说，他仍留在阿尔及利亚，而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获得授权掌管在萨赫勒地区的行动。由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阿尔及利亚附属团体勉强为继，“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不断扩张，阿格-加利可能会在资历上超过 Al-Anabi。

15. 1 月在塞内加尔，为马西纳解放阵线招募人员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一个小组被解散。这一情况，加上 2021 年在科特迪瓦北部发生的至少 6 起袭击事件，突显出该团体正在向沿海国家推进，给贝宁、加纳和多哥带来了巨大风险。在科特迪瓦，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制约了军事行动。激进化和宣传比暴力蔓延得更快，会员国认为它们对该地区构成同样的威胁。战斗人员继续从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向外转移。“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还广泛使用小武器和炸药，偶尔部署无人机进行空中侦察。

16. 4 月 2 日，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在击败对其阿盖洛克基地的袭击时，打死了一名“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指挥官。6 月 5 日，对 2013 年谋杀两名外国记者负有责任的 Baye Ag Bakabo 据说在策划同一地区的另一起袭击时被打死。2021 年初，该组织的多名高级军官也在 Gourma 被打死，但会员国担心，如果没有针对该地区的全面政治和经济战略，军事上的成功将是徒劳的。

17.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QDe.163)的做法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做法不同，导致该团体的政治影响力有限。2021 年初，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5 月，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机构在 Al-Naba 报纸上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尼日尔的行动发布了一篇冗长的宣传文章，以受害者支持地方当局为由，为杀戮行为辩护。该团体仍在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交战，其副指挥官 Salama Mohamed Fadhil(又名 Abdelhakim al-Sahraoui)(未列名)的死亡仍未得到证实。

18. 一个会员国强调，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偷牛收入是一个收入来源；另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附属团体对贝宁、布基纳法索和多哥之间边境地区感兴趣，是为了获得手工开采的黄金资源。黄金是当地行为者包括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附属团体之间竞争的动力。在据报造成 130 多人死亡的 Solhan 袭击事件发生后，布基纳法索当局于 6 月 7 日决定关闭乌达兰省和亚加省的手工开采金矿。

19. 绑架勒索仍然是恐怖主义团体的主要资金来源，外籍工人已成为袭击目标。尼日利亚西北部最近发生的大规模绑架事件也被证实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犯罪活动。尼日利亚西北部的暴力不应被理解为是企图将伊黎伊斯兰国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行动区连接起来。“伊斯兰国西非省”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保持关系，并通过一个共同的伊黎伊斯兰国区域结构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在地理上相距很远，各自

主要处理当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可能有机会性的联系。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正从尼日利亚西北部向其战斗人员提供摩托车和武器，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正考虑将该地区作为一个安全港，在那里建造休息设施、开展培训活动和建立后勤能力，并相应地开辟了一条穿越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多哥和贝宁的走廊。

东非

20. 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SOe.001)继续在索马里开展行动，利用因索马里安全部队专注于处理选举前的暴力活动而造成的安全真空来作乱。在索马里南部和中部，该团体在夺取以前对其有敌意的地区的几个城镇和村庄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进入摩加迪沙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他们继续在那里策划和实施袭击，迫使居民逃离。美国军队的撤离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部分缩编使得索马里特种部队失去了战略支持，其开展遏制青年党的行动变得困难。

21. 4月，青年党领导人 Ahmed Omar Abu Ubaidah(未列名)再次呼吁行动人员袭击索马里各地的外国利益以及支持索马里政府和邻国、特别是吉布提的外国利益集团的盟友。3月，青年党袭击了邦特兰的博萨索监狱，该监狱不在其常规行动区。400多人逃脱，其中大部分被吸收到青年党的队伍中。

22. 青年党大幅增加了对无人机的使用，以进行侦察飞行并记录安全部队的活动。会员国对武器化无人机的威胁以及该团体对飞机和民用航空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意图和能力表示关切。引发这一关切的是，青年党计划将索马里领空和肯尼亚与索马里边界沿线低空飞行的飞机作为攻击目标，而那里是人道主义飞行的重要通道，也是商业飞机在索马里降落的主要路线。青年党拥有便携式防空系统和其他可损坏飞机的常规武器。会员国还注意到，Cholo Abdi Abdullah(未列名)在美国被起诉，此人此前在菲律宾接受飞行员训练，这是青年党有这方面意图的证据。

23. 伊黎伊斯兰国还在索马里、邦特兰和摩加迪沙(程度较小)有力量存在。索马里对伊黎伊斯兰国的价值在于它是 Al Karrar 办事处所在地，该办事处监督和支持“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在莫桑比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活动。

中部和南部非洲

24. 在莫桑比克，北部的德尔加杜角省3月份成为伊黎伊斯兰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象征，此前“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短暂占领了帕尔马，此地靠近一家跨国公司牵头的一个大型天然气项目，尽管有预警信号表明即将发生袭击。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该地区，一群人在一家酒店被战斗人员包围，长时间等待撤离。地方当局无力保卫这座城市并提供安全保障，该省更南边的 Mocimboa Da Praia 的情况也是这样，该地区自2020年8月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占领。

25. “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承诺提供贷款、就业和社区服务，以此吸引新成员。其领导层主要由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国民组成，包括 Ahmed Mahmoud Hassan(未列名)；该团体还吸引了来自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肯尼亚的人员。德尔加杜

角是经济移民的目的地，“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可以很容易地将人员转移到那里。该地区也有许多贩运活动，是亚洲毒品进入非洲的主要入境点。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一样，“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莫桑比克分支不依赖政府服务，而是从非正规和非法经济中获益。其成员隐秘生活，敲诈当地民众。

26. 该团体通过掠夺地区银行获取了 100 万至 200 万美元资金。官方行政大楼遭突袭，身份证、驾驶执照和护照可能被盗。该团体还展示了在 Matemo、Vamizi 和 Makalowe 群岛附近开展海上活动的的能力，他们在那里使用独桅帆船和快艇进行绑架、纵火和敲诈勒索袭击。

27. “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拥有自主权和大量的小型行动小组，加之缺乏重大的反恐措施，这实际上使该团体成为一个主要威胁，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可能向西或向北进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仍然得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机构的重点宣传活动的支持。

28. 据报，“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的一些南非和肯尼亚成员曾是基地组织的支持者。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其中一些人曾是伊黎伊斯兰国各省总指挥部的成员，可能在激励莫桑比克团体向伊黎伊斯兰国宣誓效忠方面发挥了作用。据报，该团体在北基伍省的刚果部分在建立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与该地区之间的联系、进而组建“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方面发挥了作用。

29.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境内的“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成员之间的关系程度尚不清楚。据报，索马里邦特兰的 Al Karrar 办事处负责协调伊黎伊斯兰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和索马里的行动。“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 Musa Baluku(未列名)将该团体的资源转用于自己的利益，然后谋杀了其对手的儿子，以消除团体内部的竞争。他现在接受 Al Karrar 的指导，招募人员，扩大该团体，并发动战略攻击。

30.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于 2021 年初将其行动区域扩大到北基伍省贝尼之外和伊图里省南部地区。该团体人员出现在南基伍省和坦噶尼喀省，袭击军事和民用目标。据报妇女和儿童被用作人体盾牌以防止反击。为了扩大规模，“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的刚果分支不得不与活跃在该地区的其他武装团体周旋，可能会利用社区间争端，并可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为了支持它的叛乱模式，还需要有更多收入，且可能需要与控制采掘业和非法采矿活动的犯罪集团建立联系。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31. 伊黎伊斯兰国仍然活跃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广大地区，在那里该团体寻求重建作战能力，并利用游击战术完成向叛乱转变。伊黎伊斯兰国从其在代尔祖尔幼发拉底河两岸的藏身之处对检查站采取打了就跑的行动。它继续使用路边简易爆炸装置袭击车队及徒步和机动巡逻队。其针对叙利亚政府军的行动延伸到了哈马省和霍姆斯省。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和“白色沙漠”地区，它的势力范围延伸到拉卡和哈塞克。

32. 作为回应，叙利亚政府军和盟友对叙利亚沙漠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藏身处展开了梳理行动。2021年4月，俄罗斯部队宣布，他们在泰德穆尔(巴尔米拉)东北部的一个训练营消灭了200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4月和5月，俄罗斯军队轰炸了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勒颇、哈马和拉卡之间沙漠地区的几个藏身处，其中包括巴尔米拉附近的洞穴，据报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那里训练和藏身。伊黎伊斯兰国在哈拉布省南部和哈马省北部的沙漠地区，特别是在Khanasir村和Ithriyah村之间，保持着大量人员存在。会员国评估认为，该团体有意图和能力在叙利亚沙漠(Badiyah)维持长期的叛乱活动。

33. 叙利亚民主力量在西方联军的支持下，在伊拉克边境附近与伊黎伊斯兰国残余分子交战，并于4月和5月宣布拘留了来自代尔祖尔东南部村庄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伊黎伊斯兰国仍然能够进行反击，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并对叙利亚民主力量人员和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权力的部落领导人进行定点击杀。

34. 沙姆解放组织定期宣布在其控制的领土上针对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开展行动。据报3月，沙姆解放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团伙在伊德利卜北部的Atmah附近发生战斗。然而，伊德利卜省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和家属的战略要地，特别是作为通往土耳其的门户。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土耳其宣布逮捕了几名非法越境、试图藏匿在哈塔伊省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

35. 沙姆解放组织仍然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团体，仍然指挥着大约10 000名战斗人员。据一个会员国报告，沙姆解放组织和与其结盟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QDe.088)³ 战斗人员正在寻求完全控制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清除那里的“宗教卫士”和Ajnad al-Qawqaz(“高加索战士”)团体。沙姆解放组织通过税收和征税来增加收入。最近它引入了建筑许可费，并增加了对电信服务提供商的征税，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它还控制着伊德利卜事实上的地方当局的安全总局。据报2021年初，沙姆解放组织杀害了伊黎伊斯兰国的一名高级成员Abu Dujanah al-Daghestani以及“宗教卫士”的两名领导人Abu Dujanah al-Liby和Abdulrahman“Safina” al-Tunisi。这些杀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与那些曾袭击沙姆解放组织当地政治盟友的人算账。面对沙姆解放组织的打击行动，“宗教卫士”对沙姆解放组织的领导层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敌意。尽管如此，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在军事压力下，这两个团体仍有可能在战术层面上进行合作。

36. 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伊德利卜有1 500至3 000名战斗人员。据几个会员国称，虽然该团体的一些成员可能支持“宗教卫士”的议程，但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它在很大程度上听从沙姆解放组织的指挥。一个会员国估计，该团体大约70%的战斗人员与沙姆解放组织结盟，30%的人追随“宗教卫士”。维吾尔族战斗人员也可能在沙姆解放组织和“宗教卫士”之间有一些流动，这取决于各自团体的需要。几个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建立了将战斗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移到阿富汗的走廊，以加强其战斗力。据一个会员国说，散居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也是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重要招募来源。一个会员国报告说，

³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又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该团体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富汗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这种联系因地理距离遥远和安全通信困难而面临挑战。4月和5月期间，俄罗斯军队对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伊德利卜西部农村地区的 Ubin、Burnas 和其他村庄的阵地进行了几次打击。几个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比在阿富汗更为活跃，它管理检查站，代表沙姆解放组织维持一些城镇的治安，并在沙姆解放组织对叙利亚武装部队的进攻中为该组织输送战斗人员。

37. 在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仍然活跃，尽管承受着持续的反恐压力。该团体的领导层现在已将伊拉克全境指定为一个单一的“省”，但在该国的沙漠和偏远地区仍有活跃的伊黎伊斯兰国小组存在。他们开展打了就跑的行动，其战略意图是破坏关键的基础设施项目，煽动教派分歧和不满，并维持媒体对它的关注和报道。⁴

3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重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在巴格达市中心发动了两次袭击，此前此类行动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1月21日，两名自杀炸弹手在一个拥挤的市场炸死30多人。4月15日，伊黎伊斯兰国在萨德尔市引爆了一个车载简易爆炸装置。会员国评估认为，一旦有可能，该团体可能会继续袭击首都的平民和其他软目标，以吸引媒体关注并让伊拉克政府难堪。

39.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威胁迪亚拉省、萨拉赫丁省和基尔库克省之间的道路联系。连接基尔库克、提克里特和图兹胡马托的道路上一再发生路边炸弹袭击以及伊黎伊斯兰国对这些城市附近检查站打了就跑的袭击。这些袭击表明，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些战斗人员仍然藏身于 Hamrin 山脉，并继续利用这些省份一些地区的安全漏洞和安全协调低效的现象作乱。

40. 伊拉克政府军成功地加大了对伊黎伊斯兰国的压力。1月下旬，卡德希米总理宣布在基尔库克南部的一次行动中击毙了伊黎伊斯兰国副领导人 Jabir Salman Saleh Al-Issawi(又名 Abu Yasir)。2月，卡德希米证实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南部的领导人 Jabbar Ali Fayadh(又名 Abu Hasan al-Gharibawy)和负责训练1月份制造巴格达袭击的自杀炸弹手的 Ghanem Sabbah 死亡。

⁴一个会员国向监测组提供了来自一些国家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包括那些被驱逐出境的人)的资料，具体如下：

法国：1 910 人；261 名回返者

约旦：3 000 人；250 名回返者

俄罗斯联邦：3 417 人；400 名回返者

沙特阿拉伯：3 244 人；670 名回返者

突尼斯：2 926 人；800 名回返者

土耳其：1 500 人；900 名回返者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850 人；425 名回返者

41. 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情况一样，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动轨迹并不明确。一个会员国表示，现在说 2021 年初应被视为先停滞衰落还是先巩固后复苏的时期还为时过早，但每个国家的政治前景都值得关注。

C. 阿拉伯半岛

42. 关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现任领导人 Khalid Batarfi(未列名)的状况，存在相互矛盾的报道。Batarfi 在 2021 年斋月期间没有发布任何视听材料，这与他往年的做法相反，令人怀疑他是否有能力与其追随者进行自由交流。一些会员国认为，Batarfi 在 2020 年底被拘留，至少是暂时拘留，但此后他的状况可能已经发生变化。由于信息不足，无法就这一问题得出确切结论。

43. 半岛基地组织 1 月份活动较少，此后便开始稳步行动，目标是打击夏卜瓦省和阿比扬省的安全地带部队以及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有关联的其他团体。它还在贝达省与胡塞武装发生冲突。半岛基地组织仍然是也门最具战斗力的恐怖主义团体，并在中部和东部省份建立了良好基础。它的首要任务是掌控亚丁湾沿岸港口和油气基础设施。

44. 相比之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QDe.166)实力较弱，在与胡塞武装和半岛基地组织的战斗中遭受了损失。该团体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衰落状态，据评估认为，它正忙于稳定自己和重新集结。一个会员国认为其战斗力量只有几百人。预计其未来最有可能发动的袭击将发生在也门南部，特别是针对位于亚丁或迁往亚丁的也门政府人员发动袭击。在也门之外，伊黎伊斯兰国渴望在沙特阿拉伯开展行动，但目前在那里几乎没有活动。

D. 欧洲

45. 2021 年上半年，该区域的威胁程度降低，成功的恐怖袭击减少。会员国预计这种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持续。一些会员国的反恐机构报告说，鉴于在一些犯罪者中发现激进主义与精神疾病等其他导致恐怖主义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难以辨别并认定袭击是出于恐怖主义动机。5 月 28 日发生在 Loire-Atlantique 的袭击事件涉及一个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此人在监狱服刑 8 年期间被激进化，因此也被列入法国预防恐怖主义的观察名单。4 月 23 日，一名警察在 Rambouillet 被另一名有精神疾病史的人杀害，此人与 2016 年 7 月在尼斯发生的袭击事件的肇事者有关。一个会员国认为，如果执法部门能更容易地获得有既定历史、会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的个人的医疗记录，那么与这种情况有关的风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46. 来自策划复杂袭击的有组织个人的威胁依然存在。2021 年 2 月，在丹麦和德国有 14 人因计划使用爆炸性化学品进行袭击而被捕。法国当局逮捕了来自车臣和巴基斯坦的个人，他们的特征与 2020 年在法国实施或计划实施袭击的个人相似。没有发现他们听从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领导层的直接命令行事，但他们受到了宣传鼓动和宣扬激进意识形态的当地社区成员的鼓舞。2021 年 4 月和 5 月，在法国东部捣毁了两个由车臣人员组成的小组。

47. 欧洲当局强调，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到网上宣传和阴谋论的影响，这是一个挑战。出现了涉及年仅 14 岁青少年的案件，其中这些孩子表示愿意进行或协助开展恐怖袭击。在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情况下，这些人很容易受到极端主义引导者的影响。2020 年，一名 14 岁的少年与在法国斩杀高中教师 Samuel Paty 的男子共处了几个小时(见 S/2021/68，第 48 和 51 段)。2021 年 3 月，发现一名 17 岁的少年在社交媒体和 Telegram 上筹划袭击军警人员。同一天，法国当局在另一起案件中逮捕了一名具有类似特征的 18 岁少年。还在网上使用虚假信息 and 指控，对被视作敌人的个人或实体施加压力。在法国的一起案件中，一名 17 岁的女孩被控参与了一个被挫败的阴谋，她为该活动配制了通常用于更复杂攻击的三过氧化三丙酮等化学品。

48. 欧洲监狱的激进化仍然是一个挑战。对恐怖主义囚犯实施隔离的做法无法长期持续，在入狱后进行监测也受到资源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囚犯报告说，他们把监禁当作一种神圣的磨难，使他们有时间和空间来加深他们的信念。据报告，一些人对即将获释的易受影响的囚犯进行了剖析和招募，这些囚犯将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独立筹划和实施攻击。一个会员国报告了对 COVID-19 疫情在监狱中影响的具体关切，其中许多监狱长期处于 23 小时的封闭状态，造成囚犯很少与监狱当局和访客互动，使官员无法了解任何潜伏的威胁。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很难监测因恐怖主义而服刑后被驱逐出欧洲国家的人。

49. 仍然没有证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与欧洲的有组织犯罪网络之间存在协作。一个会员国指出，在一个大城市，犯罪分子拒绝为极端分子提供黑市武器，这些犯罪分子知道，如果执法和情报机构将他们列为协助者，会对其活动构成风险。他们拒绝以两倍于要价的价格出售武器。犯罪分子还认识到，恐怖主义案件的刑期会更长。

E. 亚洲

中亚和南亚

50. 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仍然脆弱，和平进程存在不确定性，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正如监测组在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十二次报告(见 S/2021/486)中所述，基地组织至少在阿富汗 15 个省存在，主要在东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其每周的“Thabat”通讯报道在阿富汗境内的行动。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在塔利班的保护下，以坎大哈、赫尔曼德和尼姆鲁兹省为基地开展活动。自 Asim Umar 于 2019 年去世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一直由 Osama Mahmood(未列名)领导。该组织主要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国民组成，但也有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和缅甸的个人。3 月 30 日，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指挥官 Dawlat Bek Tajiki(别名 Abu Mohammad al-Tajiki)在帕克蒂卡省 Gyan 区被阿富汗部队打死。会员国认为，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还活着，在阿富汗，但身体状况不佳。据报，他最有可能的继任者 Sayf-Al Adl 仍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于 Al Adl 在应召接替扎瓦希里后会选择驻留在哪里，会员国看法不一，但大多数国家认为他必须转移，驻留阿富汗可能不是一个选择。

51.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运动)(QDe.132)继续对该地区构成威胁,分裂小团体联合起来,跨界袭击增加(同上,第76至79段)。巴塔运动增加了来自敲诈、走私和税收的财政资源。据一个会员国称,5月,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资源分配内部争端中,巴塔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Mufti Khalid 被自由人党(QDe.152)杀害。

52. 尽管2020年期间在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遭受了领土、领导权、人力和财务损失,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QDe.161)已进入其他省份,包括努尔斯坦、巴德吉斯、萨尔普勒、巴格兰、巴达赫尚、昆都士和喀布尔,那里的战斗人员已形成潜伏小组。该组织加强了在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的阵地,在那里开展了针对少数群体、活动人士、政府雇员和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人员的大部分袭击。最近,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声称对6月8日的残暴袭击负责,当时在巴格兰省为光环信托工作的10名人道主义排雷人员被杀,16人受伤。

53. 为了重新崛起,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将招募和训练新的支持者作为优先事项;其领导人还希望吸引不妥协的塔利班和其他拒绝接受《美利坚合众国与塔利班推动阿富汗实现和平协定》的武装分子,并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和其他冲突地区招募战斗人员。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兵力的估计差别很大,一个会员国报告说有500至1500名战斗人员,另一个会员国称在中期内可能增加到10000人。一个会员国强调,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在很大程度上是地下和秘密的。其领导人 Shahab al-Muhajir(别名 Sanaulah)(未列名)与 al-Sadiq 办公室负责人 Sheikh Tamim(未列名)合作。Tamim 和他的办公室按照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分配的任务,负责监督连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与伊黎伊斯兰国在整个区域力量的网络。

54.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面临财务困难,塔利班也不如以前那么慷慨。该组织的领导人 Abdulaziz Yuldash 在2020年11月被身份不明的刺客杀害。关于这次袭击是内部背叛的结果、还是由国家或其他恐怖组织进行的外部袭击存在分歧,使该组织内部出现了裂痕。一个以乌兹别克族为主的分支由 Yuldash 的兄弟 Jaffar Yuldash(未列名)领导,他宣布自己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新领导人。Yuldash 的前副手“Ilhom”(别名 Usmoni Khon)(未列名)对此提出异议,他领导另一个主要是塔吉克族的派别,该派别也与主要是塔吉克族的真主辅士团合作。约有20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士叛逃到另一个中亚组织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QDe.158)。据报,Jaffar Yuldash 正在考虑,如果他得到足够财政支持的保证,就带领他的战斗人员向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效忠,但他担心遭到塔利班的报复。塔利班杀死了一名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领导人 Usman Ghazi,因为他在2015年宣布效忠伊黎伊斯兰国。

55. Khatiba Imam al-Bukhari 在阿富汗通过“哈瓦拉”渠道从其在伊德利卜省的领导层获得财务支持。这激励了这一阿富汗附属机构增加其人数,并利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进行更多引人注目的攻击。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领导人 Dilshod Dekhanov(别名 Jumaboi,未列名)是一名乌兹别克国民,他要求塔利班领导层将阿富汗的所有中亚团体统一在他的领导之下。Ilhom 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塔吉克派表示,只支持在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领导人 Ilimbek Mamatov(又名

Khamidulla, 未列名)的领导下进行统一,此人在中亚战士中有很高权威。塔利班尚未就此事作出裁决,但已将对这些组织的财务补贴减少到他们认为不够的水平。然而,最近几个月,塔利班让中亚团体参与了在北部正在扩大的战斗行动。伊斯兰圣战组织参与了昆都士省 Imam Sahib 地区的行动,提供军事战术和制造简易爆炸装置方面的专业知识。

56. 据会员国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由几百名成员组成,在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法里亚布省、喀布尔省和努尔斯坦省仍然活跃(同上,第 80 段)。该组织主要与基地组织结盟,并与真主辅士团以及统一和圣战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的领导人阿卜杜勒·哈克(QDi.268)和 Hajji Furqan(未列名)以及其总部目前位于巴达赫尚省 Jurm 区的 Hustak 峡谷中。据另一个会员国称,阿卜杜勒·哈克经常在赫尔曼德省和巴达赫尚省之间转移。最近发布的一个宣传视频显示,该组织在巴达赫尚省进行武器使用培训,以展示该组织的战备状态。许多会员国认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试图在中国新疆建立一个维吾尔族国家,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协助作战人员从阿富汗进入中国。一个会员国还指出,在阿富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要侧重于针对中国的行动,而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该组织则更具全球野心。

57. 在马尔代夫,5月6日,议会议长、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在马累因一辆摩托车上的简易爆炸装置爆炸而受重伤。爆炸还造成其安全小组的一名成员和两名路人受伤。4名嫌疑人已被逮捕,其中两人与马尔代夫极端分子有关。伊黎伊斯兰国英文杂志 *Sawt-al-Hind*(印度之声)(见 S/2021/68,第 69 段)2021 年 5 月 16 日第 16 期推出了一个定期专栏“来自马尔代夫的兄弟”,敦促支持者在该国发动袭击。

东南亚

58. 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零星袭击说明该地区恐怖威胁持续存在,尽管政府部队施加了反恐压力。马来西亚将其恐怖威胁的降级部分归因于 COVID-19 疫情带来的意外后果。

59. 2021 年 3 月 28 日棕枝主日,神权游击队(QDe.164)的两名支持者、一对年轻夫妇袭击了印度尼西亚望加锡的一座教堂,引爆了他们摩托车上携带的高压锅炸弹,造成自己死亡,20 人受伤。这是在东南亚发生、归咎于伊黎伊斯兰国附属机构的针对教堂信徒的一系列袭击中的最近一次。之前的袭击包括 2018 年 5 月对印度尼西亚泗水的教堂进行的自杀式爆炸(见 S/2018/705,第 66 段),以及 2019 年 1 月对在菲律宾霍洛的天主教大教堂参加周日礼拜的信徒的袭击(见 S/2019/570,第 68 段)。在望加锡发生的爆炸,时间上恰好是教友们离开一个礼拜,抵达下一个礼拜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当局报告说,其中一名袭击者与 2019 年 1 月的大教堂爆炸案有关联;据说这次爆炸是为了报复警察杀害他们的宗教导师、神权游击队成员,此人也是霍洛大教堂袭击者之一的兄弟。2021 年 3 月 30 日,安全理事会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袭击是“令人发指和懦弱的”。⁵

⁵ 见 <https://www.un.org/press/en/2021/sc14482.doc.htm>。

60. 3月20日，菲律宾部队解救了被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关押了约一年的一批人质。阿布沙耶夫集团领导人 Majan Sawadjaan 又名 Apo Mike，因在该区域策划海上绑架勒索行动而臭名昭著，他在解救人质行动中被政府军打伤，后因伤死亡。与菲律宾安全部队的交锋发生在载有阿布沙耶夫集团武装分子及其人质的船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翻船时。Sawadjaan 的死亡标志着一名关键的阿布沙耶夫集团领导人和战术家被消灭。4月，该组织再次遭受挫折，两名成员在 Patikul 与菲律宾士兵的冲突中被杀。一个会员国估计，该组织目前的兵力低至约 100 名战士，尽管开展了该地区 75% 的恐怖袭击。据报，Mundi Sawadjaan(未列名)是预计会获得声望的阿布沙耶夫集团领导人。

61. 2月，菲律宾安全部队在霍洛岛逮捕了 9 名妇女，据说她们正准备进行针对士兵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其中 3 名妇女是策划了霍洛大教堂袭击事件的已故阿布沙耶夫集团领导人 Hatib Hajan Sawadjaan 的女儿。⁶ 正如监测组以前报告的那样(见 S/2021/68，第 70 段)，妇女继续在该地区袭击的筹划和执行中发挥作用。

62. 马来西亚政府对该国面临的恐怖威胁的评估自 2014 年以来首次从“很可能”下降到“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 COVID-19 疫情期间实施居家令的结果，但也反映了马来西亚在打击潜在恐怖分子方面取得的成功，据评估，这些恐怖分子目前还没有能力发动实体攻击。马来西亚执法部门报告说，他们成功监测了社交媒体账户，以发现支持恐怖主义的迹象以及犯罪和恐怖主义之间的任何联系。

63. 会员国仍对伊黎伊斯兰国附属机构及其支持者利用东南亚慈善或非营利部门的问题表示关切。根据世界捐赠指数，印度尼西亚的慈善捐赠在全球排名第一。某些慈善机构利用印度尼西亚人的慷慨，筹集资金支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以及当地团体，包括东印度尼西亚圣战者组织(“东印尼圣战者”)(QDe.150)。一个被强调的例子是 Muslimah Bima Peduli Mama 慈善机构，该机构以支持印度尼西亚和全球的自然灾害救援为幌子，主要向印度尼西亚人募集捐款。事实上，所筹集的资金被输送到 Abu Ahmed 基金会，该基金会利用这些资金支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以培训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而闻名的实体“Malhama 战术”。

三. 影响评估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64. 一些会员国下调了对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资金储备评估，目前的估计数在 2 500 万至 5 000 万美元之间。一个会员国评估说，这些资金大部分在伊拉克，使伊黎伊斯兰国的叙利亚部分依赖其在伊拉克的对应方获得财务支持。据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在 2020 年从伊拉克的伊黎伊斯兰国获得了几百万美元。据评估，由于管理不善和成功的反恐行动，伊黎伊斯兰国还损失了数千万美元。

⁶ “Philippines army says nine women arrested over bomb plots”, *Alarabiya News*, 23 February 2021.

65. 2021 年 4 月中旬，伊拉克官员宣布在摩苏尔发现了 170 万美元被埋藏的美元和伊拉克银行纸币，以及黄金和白银。这些黄金似乎是用于生产伊黎伊斯兰国的货币。这一发现凸显了伊黎伊斯兰国可能仍然隐藏的现金储备的规模。

66. 伊黎伊斯兰国一项最大的持续开支仍然是向作战人员支付工资和向被监禁或死亡的作战人员的家属支付款项。伊黎伊斯兰国还动用其储备金，以确保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及其家属从监狱和该地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获释。该组织通过敲诈、绑架勒索和抢劫来筹集资金。营地中的支持者继续收到来自同情者、家庭成员和海外朋友的捐款。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包括众筹网站，来触及该地区以外的受众。

67. 使用货币服务业务和“哈瓦拉”网络仍然是该团体发送和接收资金的主要方法。一个会员国强调了 Al-Fay 公司(未列名)在促进以伊黎伊斯兰国名义分配资金和将该团体与海外捐助者联系起来方面的作用。Idris al-Fay(未列名)目前被伊拉克关押。据一个会员国称，他的兄弟 Ibrahim al-Fay(未列名)仍在一个邻国负责 Al-Fay 公司的日常业务。

68. 据一个会员国称，Sami Muhammad al-Jaburi(未列名)在伊黎伊斯兰国仍发挥着领导作用。他负责该团体的财务，并试图通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的一小批油田来增加其部分收入。这个国家还断言，以伊拉克为基地，协助伊黎伊斯兰国财务事项的 al-Rawi 网络继续在冲突区和附近国家运作。

69. 监测组以前曾强调，资金通过邻国的金融机构、货币服务企业和现金运送人流向叙利亚拘留设施或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会员国继续指出，这是资助伊黎伊斯兰国和冲突地区内支持者的一种持续手段。一个会员国的金融情报部门报告了多起通过货币服务企业从一个欧洲国家转移资金，用于支付费用，以将妇女和儿童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设施中偷运出来的情况。据这个会成员国称，一个人为了与比利时、巴西、芬兰、荷兰、俄罗斯联邦、瑞典、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有联系的妇女离开营地提供了便利。这些妇女后来逃到了伊德利卜地区、邻国，或在某些情况下逃回了她们的原籍国。

70. 一些欧洲会员国提到涉及所谓新银行(完全在网上运作的银行)的可疑交易，这些会员国感到关切的是，这些机构为支持欧洲和国外的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支持者进行大量资金转移提供了便利。据报，这些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制裁筛查能力，被恶意行为者滥用，以试图规避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可能存在差别的反恐制裁名单的制裁。

71. 会员国强调的另一个关切是，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使用加密货币，且战术上出现演变，现在有了如何使用某些增强隐秘性的方法来发送资金的培训。监测组在之前报告中提到在法国起诉的案件(同上，第 81 段)，这是首次成功起诉使用加

密货币资助恐怖主义的案件之一。一个会员国还列举了最近基地组织悬赏杀害警察的案件，悬赏金将以比特币支付。⁷

72. 几个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试图利用手工开采黄金盛行地区缺乏监督和监管的情况，有效地从这种非法行为中获利。海关官员报告说，他们缺乏发现和追踪这种贸易的工具，并指出现有法规主要针对纯度极高的黄金。涉及手工开采黄金的资助恐怖主义的威胁值得监测组进一步关注。

7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冲突地区手工开采黄金活动造成的资助恐怖主义的威胁，附属于基地组织或伊黎伊斯兰国的叛乱分子在这些地区控制此类开采活动或从中受益，并回顾第 2462(2019)号决议第 14 段，该段敦促会员国查明最容易受到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影响的经济部门。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74. 监测组在以前的报告(见 S/2020/53，第 82 段；S/2021/68，第 84 段)中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和沙姆解放组织继续在冲突地区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进行非法挖掘、掠夺和盗窃活动。COVID-19 对国际旅行限制的逐步解除，预计将增加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非法运出的文物量。为了提高会员国阻止文化财产非法贩运的能力，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开发了公共移动应用 ID-Art。该应用程序支持访问包含被盗和失踪文物的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使执法和海关官员能够通过任何移动设备搜索目前被报告为被盗或失踪的文物。ID-Art 能够记录文化、考古和水下遗址的图像、细节、状态和地理位置。这一功能使用户能够在自然灾害、武装冲突或大规模掠夺之后确定文化遗址的总体状况。

75.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回顾国际刑警组织被盗艺术品数据库的效用以及继续为其提供资料的必要性，同时考虑到国际刑警组织最近通过 ID-Art 工具加强数据库能力的努力。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76.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冲突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他流离失所者和(或)被拘留者的相关问题，包括外国作战人员和其他战斗人员家属的问题，仍然是会员国和国际组织严重关切的问题。除了人道主义、法律和人权方面的问题，虽然从国际反恐的角度来看，这部分人在短期内得到了控制，但他们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将在中长期内显现出来。现在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将决定这在未来的全球威胁局面中成为多大的一个因素。这一问题的核心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拘留设施。一个会员国估计，目前有超过 120 000 人被拘留在这些地方，包括 30 000 名 13 岁以下的儿童。

77. COVID-19 疫情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疫情减缓了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采取一致办法的进展，并带来了疫情在拥挤设施中暴发的额外风险因素。会员国报告说，后一种担忧还没有变得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严重，在营地中记录和处

⁷ “Jihadist magazine offered \$60,000 bounty for the killing of Western police officer,” *The Arab Weekly*, 6 May 2021.

理的病毒事件有限，没有明显失控。即便如此，这仍然是造成各营地中动荡不安和企图逃跑的一个因素。伊黎伊斯兰国对越狱的鼓励在世界各地的事件中都有所体现，包括3月份青年党在博萨索的越狱事件。除了通常通过贿赂营地管理者实现的一般越狱外，还可能开展更大规模的精心策划的行动，以使更多囚犯逃离。逃犯往往前往伊德利卜，将其作为返回家园或转往他处的中转站。一些人与仍在营地或监狱的人保持联系，并在网上积极为他们筹集资金。

78. 会员国指出，距离伊拉克边境13公里的霍尔营地是一个主要的安全威胁，因为伊黎伊斯兰国在该营地显然有部署，并且持续对居民包括儿童进行思想灌输。该营地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此类设施，其人口正在逐渐减少，但仍在6万人左右。营地的安全局势恶化，自2021年年初以来，报告了超过60起谋杀案。控制霍尔和其他营地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在3月发起了一次重大行动，以清除霍尔的伊黎伊斯兰国活跃作战人员和女性激进分子。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在这次行动中抓获了70名伊黎伊斯兰国成员，谋杀率在4月急剧下降，然后在5月上升，但仍远低于1月至3月期间的比率。一个会员国将霍尔营地描述为对极端主义活动越来越纵容的环境，与以前在所谓的“哈里发”中看到的情况并无二致。

79. 会员国继续报告说，向霍尔营地居民的非正式资金转移有增无减，部分用于支付走私者和能让他们逃出的地方官员。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地方当局称，一名由国际非政府组织雇用的水罐车司机被捕，他试图将一个伊黎伊斯兰国家庭藏在水罐车内，偷运出营地。为改善人道主义和安全状况而减少营地居民人数的努力也因疫情受阻。然而，一些最具破坏性的女囚犯已被转移到附近的Rawj营地，该营地设备更好、更舒适、更安全，有能力开展反激进化方案，进而能减轻危险居民造成的风险。

80. 同时，5月下旬，伊拉克设法将95个伊拉克家庭(381人，主要是儿童)从霍尔转移到伊拉克尼尼微省的Al-Jad'ah营地。此类伊拉克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也存在挑战：虽然伊拉克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关闭了47个营地，但在某些营地，居民寻衅滋事，导致难以清空和关闭这些营地。

81. 会员国继续努力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冲突区遣返一些国民。2月，哈萨克斯坦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遣返了4名男子、1名妇女和7名儿童，其中包括2名孤儿，在这之前，自2019年以来已遣返了700多名哈萨克斯坦国民(33名男子、187名妇女和490名儿童)。2021年到目前为止，乌兹别克斯坦从阿富汗遣返了24名国民，从霍尔营地遣返了93名国民(共117人：29名妇女和88名儿童，包括13名孤儿)，使总人数达到435人。吉尔吉斯斯坦也遣返了79名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出生、父母为吉尔吉斯斯坦人的儿童。这些被遣返的人正得到协助，以重新融入社会，并获得教育机会和参与其他社会方案的机会。中亚国家认为，从冲突地区遣返公民已成为防止其国民进一步卷入国外恐怖组织行列的一个重要因素。

82. 监测组继续向会员国对话者强调安全理事会第2396(2017)号决议，并强调不积极解决这些问题会造成的威胁，以此支持联合国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被拘留者、流离失所者和家属问题的政策。许多未成年人，包括外籍人，已经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极端主义、虐待和暴力司空见惯的环境中度过了成长岁月。这有可能导致的风险是，未来使回返者不再激进、重新融入社会的工作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一个会员国评估说，具体案件的难度因年龄、性别、确切地点和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度过的时间而异。

8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提请注意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仍在核心冲突区或其他地方逍遥法外的问题，回顾第 2396(2017)号决议的规定，其中要求会员国建立一个已知和可疑恐怖分子的数据库，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并鼓励会员国分享相关信息，指明恐怖分子，特别是本国国民中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以供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A. 旅行禁令

84. 旅行禁令措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COVID-19 疫情实际上减缓了跨境流动，大多数会员国仍然不愿意完全重新开放边界。目前的国际优先事项仍然是着重应对疫情及其经济后果，这可能会在短期内转移边境管制方面所需投入的资源。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向委员会提交旅行禁令豁免请求。同样，监测组也没有收到会员国提供的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个人试图旅行或被拦截的信息。

B. 资产冻结

8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没有收到关于根据第 2368(2017)号决议和相关决议冻结资产的信息。为履行第 2560(2020)号决议规定的任务，即审查安全理事会第 2368(2017)号决议第 81(a)和(b)段所载的基本和特别资产冻结豁免程序，监测组向参与指认 1267 制裁制度下个人和实体的会员国发出了一份调查问卷。将在 2021 年 9 月底前向委员会提交一份附有建议的报告。

C. 武器禁运

86. 简易爆炸装置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核心冲突区及其他地区的首选攻击方式。在核心冲突区和阿富汗，疫情对伊黎伊斯兰国发动的袭击数量没有明显影响。在阿富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硝酸铵和硝酸铵油炸药仍然是最主要的前体爆炸物。在阿富汗，简易爆炸装置中使用三硝基甲苯的情况也在增加。据报，三硝基甲苯和硝酸铵油炸药是从邻国非法获得的，这凸显了加强边境保护和防止前体材料走私的必要性。

87. 伊黎伊斯兰国善于将未爆炸的弹药重新组合成爆炸装置。在利比亚，所报告的伊黎伊斯兰国将反坦克地雷(更具体地说是去掉传压板的 PRB M3 型)改装成简易爆炸装置的事件有所增加。路边炸弹的持续使用，以及伊黎伊斯兰国可能在疫情限制放宽的情况下借机攻击更多的软目标，凸显了会员国加强其探测、处置和调查能力的重要性。

88. 4月，宗教卫士领导人 Abu al-Abd Ashedaa'(未列名)报告说，沙姆解放组织曾讨论过一个使用固定翼无人机于2017年从叙利亚政府军手中夺回阿勒颇的计划。Ashedaa'指出，尽管有必要的专门技术，但该计划无法得到所需资金。

8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伊拉克发生了几起针对联军和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控制的设施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袭击是由监测组任务范围内的团体进行的。

90. 监测组仍对伊黎伊斯兰国对其他非常规武器的兴趣感到关切。最近，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的一份报告强调，该团体在控制摩苏尔的大学实验室期间，在发展生产和部署化学武器的能力方面取得了成果(见 S/2021/419，第31至33段)。监测组以前根据会员国提供的信息记录了这一点，最近一次是在监测组的第24次报告中(见 S/2019/570，第94段)。虽然监测组重申，伊黎伊斯兰国仍有将化学武器、特别是硫芥子气武器化的知识，但没有信息表明该团体目前具有部署此类武器所需的能力。

91. 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一些会员国同意监测组的意见，即中东、非洲和阿富汗的武器尤其过剩，特别是小武器。因此，很难防止这些地区的恐怖分子武装起来，执行武器禁运的办法需要针对每个领域的短缺物品和部件。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9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 COVID-19 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监测组与国外会员国举行面对面会议的能力继续受到限制。2021年1月至6月期间，监测组以面对面形式举行了中东和北非区域会议，并在各国首都与国家当局举行了会议。此外，监测组还采用了替代安排，利用虚拟会议，或在纽约与国家当局进行当面协商。

93. 监测组继续通过参加虚拟会议推动制裁制度，包括由下列实体组织的会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及其区域机构、全球反恐论坛、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联盟、世界海关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反恐中心、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技术反恐、全球互联网反恐论坛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监测组还与金融、文物、国防和信息技术部门的实体接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参加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组织的虚拟会议，与之密切协调，编写规定提交的秘书长报告。监测组仍是《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的成员，参加契约各工作组的虚拟会议。

94.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